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79

32

史掘發墓古城古年百近

著鐸振鄭

書費小科百

21812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者集編總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12312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史掘發墓古城古年百近

著鐸振鄭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W. WONG

THE EXCAVATIONS OF
AND TOMBS

LTD.

序

自十九世紀的初年以來，人類有兩個顯著的大進步；第一是對於所住的世界，經了勇敢的探險家的努力，已經將所未知的地域，所未發見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對於許多時代之前的民族與文明藝術與宗教，久已爲我們所忘記者，經了精敏辛勤的發掘家的努力，也已經將他們重複顯露於我們之前。總之，人類的知識範圍，自十九世紀以來，差不多較前擴充了許多倍，無論在空間方面，或在時間方面，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譬如敘述米索不達米亞的文明，敘述尼羅河的文明，敘述希臘的文明者，從前皆以古代歷史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諸人的著作爲唯一的寶庫。而對於他們，謹慎的歷史家卻還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據爲實。有史的時間，因此縮短至有曆日可紀之時；在此時之前的史實，他們或視爲神話，或視爲無稽的傳說，或傳爲詩人創造的傳奇。其實，此種史實，其本身原是模糊影響，不大有什麼豐富的內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紀之前，或可更確切的說，在十

FZP3/2

九世紀中葉之前，古代史是至爲枯窘可憐的。到了十九世紀之後，許多發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許多考古家在研究室絞盡腦汁解釋着，於是我們乃可於三四千年之後，竟得見亞述帝國的王家圖書館的藏書，而讀其內容，得見比巴倫帝國與埃及帝國往來的外交文件，而知當時的國際情形；如果我們到了巴比倫，我們還可以在那個壯麗無比的聖街上散步着，如果我們到了推來，我們還可以憑吊爲了一個美人而苦戰十年的堅城，如果我們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們還可以下了阿門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這個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們可以到了克里特，我們還可以看見當時海王國宮殿的遺址，而徘徊於其寶座之旁。這是如何可驚奇的一個古時代呢！十九世紀之前的歷史家豈真夢想得到：一個詩人的傳說，乃有真實的背景，一個生於三四千年後的人乃竟得見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書，乃竟得徘徊於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宮中，還不是一個可驚的進步麼？

關於地理上的發展，這裏不提。本書所敘的止是最近百年來的最重要的古史學上的發見，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發見的故事。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振動一世的聽聞，也即是可驚奇的

傳奇的一頁一篇。一個夢想的古物學家，精確的選定了一個古代的遺址之後，便動手掘下去。一鍬一鏟的將泥土掘起，一篩一籬的將他們倒去。經營了幾天，幾月，甚至幾年之後，忽然一個工人的鐵鍬，咯的一聲遇到了一個堅物，遇到了一個石塊。由此，而一個人首而有翼的尊嚴的石獅子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王的墓和牠的無窮寶物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城的牆頭在三四千年的沈埋之後，發見於天日之下了。當那個驚人的大石像出土時，當墓中的遺物，完美無缺的一一復顯於三千年後的我們之前時，旁觀者豈止游心於光榮偉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豈止酬償了他的幾月幾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獲，蓋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們發見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們將已失去的古代重現於我們之前；

二、使我們直接與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的史蹟，面對面的相見，不必依靠了傳述失真的古代記載；

三、證明了古代大詩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話，古代的英雄傳說，向來以爲虛無漂渺，不值一顧者，

實未嘗無真實的成分在內。有時，且可以知道這種傳說、神話的所以構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未嘗無發掘，未嘗無發見，且也未嘗無二三驚動一時的發掘的故事被傳述着；然而卻有兩大點和近代的發掘，本書裏所敘的發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見，大都是偶然的，機緣湊合的發見，不是什麼專門家有心要去發見的。潘沛依 (Pompeii) 之被發見於一個農人，便是一個好例。至於近代的許多大發見，則不然。這個發見都是專門家有意的經了千辛萬苦而始得到的結果。在他們之前，那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後，那個荒丘卻告訴人家說，在許多許多時代之前，他們乃是如何光榮，如何弘偉的一座名城。我們不僅可以見到威勢赫赫的王宮，見到聳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見到關於戰事、國政、宗教的刻文，關於國王祭師的，以及他們的神道的石像，我們還可以那時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養生送死的器具，更還可以走到他們的市場之上，而默想當時人民熙往攘來的情形。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發掘家的。偶然發見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決不會再來了，一則專門的古學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進，關於古址的考定與發掘在歐洲和小亞細亞一方面都已可算是

『地少藏寶』的了；二則偶然的發見，百年難得數見，有意的發掘，十發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時，假定考定了一個遺址，專門的發掘家是等待在那裏的，因此偶然發見的機會益少。

第二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掘，大都不是爲了學問，爲了藝術，爲了古史而工作着；他們不是爲了個人的財富，便是爲了國家的財富，或劫，或搶，且騙，且偷，祇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麼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們除了誇多鬪富之外別無目的。所以在他們看來不值得一顧，而在考古學家看來則爲無價之寶的東西，不知被毀棄了多少！這是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劫，倒不如藏寶於地，還可以有復得之時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發掘者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爲了一尊希世的雕像而去發掘，也不是因要盜竊古墓中高價的珠寶而去發掘，也不是爲了要增加個人的收藏或國家的御庫而去發掘，他們的發掘，除了純正的學問的工作之外，別無目的。一位專門家在埃及王谷中發掘了許多年；一個埃及士人對他道：『他在這裏那末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學問上，他誠然成了富翁，若論物質上的報酬，則他所得的有什麼！

因爲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發掘者態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來，其所得遠超出於從前的好

幾百年的時間；從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發了，從前所尋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得到了。自波他發掘柯薩巴（Khorsabad）以來，至今不過八十餘年，而這八十餘年中，幾乎年有重要的發見。其結果，則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豐富，舊時記載的錯誤，逐漸的都被更正。我們試讀劍橋大學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豐富簡直非從前史學家所曾夢見的。

然而自八十餘年的發掘以來，歐洲和近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幾乎都被專門的發掘者發掘盡了，今後的歐洲和近東，和尼羅河流域，恐將難再有什麼驚人的大發見的了。不過近年來的發掘者，其態度和方法，卻更有和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不同者。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發見什麼傳說中的名城，什麼大皇帝的宮殿，什麼人頭有翼的牛和獅，什麼驚人的狩獵圖，戰事圖，什麼名王的大墓和牠的財寶，什麼古代的大建築，大雕刻；至於微小的『貌不驚人』的東西，他們卻不屑去注意。至於近來的專門家則不同了，他們見一片碎陶器，一塊廢鐵，一個粗惡的偶像，其價值不下於偉大的王宮和王墓；他們知道，有時一片碎陶器所敘述出來的古代的生活和藝術，反較之王宮王墓為更重要。所以他們也許對於這些『貌不驚人』的

東西反倒較古宮古殿爲更注意——當然，他們也決不忽視了這些古宮古墓的。總之，從來的發掘，目的在求驚人的大發見，今日的發掘，則對於古代的遺物，自一釘一瓦以至於殘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寶貴的，因此驚人的大發見今後雖未必會有，而可以爲古史的一部分資料的古物則決不會絕迹。有許多專門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諸人之忽視微小的古物，使他們在發掘者手下毀滅了，減少了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創始者總是粗枝大葉，未能細針密縫的，這樣的忽略當然是免不了的。

我們中國的古物，始終沒有經過專門發掘者的有意發掘過，除了幾次的農夫農婦偶然的發見之外，一切寶物都是廢棄於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發見是絕對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從多少條的泥土中掘出來的，因此，我們便不能斷定其時代；第二，給慣於作僞的古董商，有了作僞的機會；第三，同時被發見而農夫們視爲不足輕重的古物，一定被毀壞了不少；第四，在許多次的偶見的發見中，其倖得爲學問界所知者又百不過六七，其餘的或爲農夫們所隨手拋棄，或展轉的入於市儈之手，或爲當地官吏所奪取，從此不再見知於世。所以，爲了我們的學問界計，我們應該趕快聯合起

來，做有系統的，有意的，有方法的發掘工作，萬不能依賴了百難一遇的偶然的發見，而一天天的因循過去。

誰要是有意於這種的工作，我願執鋤鏟以從之！這不是一件小事；從本書的敘述中，讀者大約總可以見到鋤鏟的工作，其重要爲如何的了。

然而發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不要希望一鋤掘下來便可以發見一座古墓，一所古宮，這在發掘史上是難得一見的好幸運。許多的發見都是經過幾月幾年乃十幾年的精銳的觀察，辛勤的工作，堅忍的意志然後得到的。卡忒之發見都丹喀門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結果，舍利曼費一生精力去發掘推來城，至他死後，真的推來城方纔爲他的助手所發見。有一個發掘者在埃及發掘了六七個禮拜，而發掘的結果卻是一具貓的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運者少，靠工作與堅忍者多；發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書並非一部完全的發掘史，本書所敘述者不過發掘史上幾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後的古物的發見，如雅典的發掘，潘沛依的發掘，還有較爲不重要的史前的發掘，本書也都不能

敘及本書的範圍，乃是有史之前的古城古墓的重要發掘史。

範圍既已說明，則請進而讀本書的內容。本書後附參考書目，一則供給有意於讀更詳細的發掘故事的人的參考，二則示本書取材的來源。（但我所讀的僅其中的一部分）

本書是極淺近的一本發掘史略，所以對於專門名詞和古代人名，用得愈少愈好，以便讀者的興趣爲那些難懂的名詞和拮屈敖牙的古人名所阻撓。

鄭振鐸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序於倫敦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目錄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一
第二章	夢城	九
第三章	底比斯城及其死城	一八
第四章	都丹喀門王墓	三五
第五章	巴比倫南部的城國	四七
第六章	巴比倫城	五三
第七章	尼尼微	六四
第八章	推來城	八〇

第九章	阿加綿農墓	九二
第十章	克里特	一〇五
第十一章	巴力斯坦	一一四
附錄	參考書目	一二一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第一章 阿比多斯及埃及第一朝的陵墓

阿比多斯 (Abydos) 是埃及的聖城，每個埃及人都想能在生前去朝見一次，或至少在死後也希望能夠一至的，或環境不能允許，則至少死後也要立一塊石在這個聖地。窮人不能立碑，則至少要拋一塊碎瓶片在這聖地。原來在阿比多斯有奧賽烈司 (Osiris) 的墓；奧賽烈司是地府的大神，人如能葬在他墓邊則可得福；如果沒有福氣葬在附近，則建立一塊石在這個大神的石階上，或至少送一片陶器至聖地，也可得他的恩惠。

所以在埃及史的最早期，富貴的人都要在阿比多斯得一墳地。如果貴人必須伴國王的墓而葬，則他也要建一個石碑在這個聖地上的。在中世 (Middle Kingdom) 風俗還是如此，要人都要



第一圖 奧賽烈斯神像

在阿比多斯建立一個石碑。這些石碑如今在各博物院中，可以找到不少。但平民們卻止能有送一片陶器至聖地之力，所以經過許多時代，阿比多斯竟成荒蕪不堪的瓦礫堆，各期各種的陶器都有。在埃及史上，阿比多斯雖不重要，在宗教和文化上，阿比多斯卻公認為一個重要的古址。所以許多埃及學者，早就計算到發掘這個聖地，以期對於古埃及的宗教與文化有豐富的收穫。

聖城的發掘工作，和別的地方一樣，乃由於偉大的發掘埃及的先驅者馬烈特

(Auguste)

Mariette)的工作。一八五九年，他清理錫提第一世 (Sety I.) 的廟宇（以精美的浮雕著多，）他還發掘拉美斯 (Ramses) 第二世的廟宇，在偉大的奧賽烈司廟內，也進行着一部分工作，卻沒有得到多大的成績。然而馬烈特卻說到一個荒丘，名為科阿薩爾坦 (Komas Sultan) 的，道：『無疑的奧賽烈司的墓，必在此不遠。大約什麼時候，總可以發見今所未知的至聖墓的進口。』他的話到許多年後，方才實現。在一九一年至一四年，那維爾 (Naville) 繼續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教授和墨累 (Murray) 女士的工作，在四十五呎的斜道之底，發見一間大室，一百呎長，六十呎闊，以兩行的方柱，分為三部分，由此室更至一較小之室，由牠的雕刻上以及根據古代的記載，那維爾知道此即為著名的奧賽烈司的墓。那維爾所發見的實為奧賽烈司廟的最神聖的地方。

除了對於奧賽烈司聖地的注意之外，阿比多斯存在的建築，乃為錫提第一世的廟宇和牠的可驚詫的浮雕。牆上的浮雕有許多是最有趣味的；他們沒有『古代』 (Old Kingdom) 的大浮雕的有力與新鮮，然而國王的形像和奧賽烈司坐在神座上的尊嚴態度，是極可讚美的。在錫提廟的左近，散布着不少他的兒子拉美斯廟的遺物。從前一定是一所很弘偉的建築，如今卻隨地傾圮